



※欢喜录

自得其乐

■袁志芳

小时候家里穷，兄弟又多。日子虽苦，我却自有找乐子的法子：偷偷拿起哥哥们的语文书，躲在一个角落里静静地翻看。

四年级那年，父亲不知从哪儿捡回一本半新旧的连环画《地道战》送给了我。这种书只有教科书一半大小，大半幅黑白图画，下方配着简短扼要的文字，前后衔接成一个完整的故事。班里有些同学也有这样的书，我便和他们一对一地交换阅读，就这样陆续看了《地雷战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红灯记》《桐柏英雄》等。我的那本《地道战》后来不知去了哪里，可每一本读过的小人书，都像在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。到了五年级，我开始在本子上画画，并配上文字说明画里的内容。

我二哥后来成了村学校的代课老师，他买回来的文史类书籍，我总要一睹为快。那时我刚读初中，已能阅读一般的课外书。读到诸葛亮“六出祁山”，我小小的脑袋里打满了问号：曹魏地盘那么大，国力那么强，诸葛亮为什么要拿疲弱的蜀国军力去反复死磕？仔细想来，其中暗藏着他的深谋远虑。读《西游记》，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四人性各各异，其实分别代表着现实生活中四类不同的人群。我也会突发奇想，如果哪一天唐僧要涅槃了，他会选哪位徒弟来继承衣钵呢？

读初中时，我开始一边看书一边写周记。周记本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只有对生活朴素的记录：黄昏时田畴上密密麻麻的小飞虫，雨天屋檐下麻雀叽叽喳喳的吵闹声……这些文字我从未示人，就像埋在地窖里的种子，只在夜深人静时悄悄生长。后来，给报社投稿便成了适合我的路子。投稿这件事，旁人看到的往往是文章发表后的光彩，其实写稿投稿的过程充满艰辛的思索。写作者不仅要勤于观察，做生活的有心人，还要努力遵从事实，融入自己的真情感悟，用文字传递温暖。

我第一次高考落榜时，叔公给我讲过一个《种田状元》的故事。故事很简单：有个叫由四的人，种田速度极快，快得能胜过抬轿子走路。县官夫人将此事告知县官，县官查实后，推荐由四参加全国种田比赛，他最终成了“种田状元”。这个故事在我高考落榜后一直激励着我：做学生首先要学好文化，即使考不上大学，只要肯努力，照样能成才。我起初把这个故事写成六七百字的短文投给《南湖晚报》。编辑回信说内容适合，但略显单薄，建议我扩充一下。我联想到社会上有些年轻人嫌低求高，导致原本很好的姻缘失败，便构思出“由四年年轻时追求阿莲，失败后出走苦学种田技艺”的故事线，结尾自然过渡到县官将小妹嫁与由四，两家喜结“一家亲”的结局。这篇故事后来发表了。

师范毕业后，我成了一名初中老师。做老师很累，但累中也有自己的乐趣，我依旧没有放弃投稿。有一个冬天，我晚自习督班结束后，骑着电动车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。一位执勤的协警轻轻走过来喊我“老师”，原来是我曾经的学生小陈。我关切地问他晚上要执勤多久，得知他要在寒风里站整整七个小时，不禁一阵唏嘘。我把这天的事情写成《协警小陈》，投稿很顺利就发表了。

我相信“只要有付出必有收获”。近几年，我在“读嘉”、《嘉兴日报》《南湖晚报》上发表了不文章。如今我也快要退休了，依旧继续着自己的乐子，看书写作。

※茶话坊

一只臭卤髻

■吴凡

至今，老婆还执意保留着那只臭卤髻，就放在阳台的角落里。

常见的江浙传统臭卤髻，多是直腰、方肩、收口的外形。可我家的这只据说来自四川，棕褐色，透着斑驳老旧的岁月感。

住在鸽子笼一样的房子里，还摆着一只臭卤髻，大概也算独一无二的奇葩了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原先乡下有臭卤髻的人家倒不少。有的摆在屋檐下的墙角，有的搁在柴灶脚边或水缸旁，髻口压一块方砖，不让它“芳香”四溢。

我不懂臭卤是怎么做出来的，也不知道老婆从哪里弄来这只臭卤髻。我偶尔给几盆花浇点黄鹌肚杂腐水，她会一直抗议到臭味消失。可她“保养”臭卤髻时，揭开盖子的瞬间，那股猛然冲出来的臭味，她倒没什么抵触，还会惊喜般地招呼我过去：“你快来看，这水清爽勿啦？”我不关心这卤色是否淡青得清澈见底，倒是实实在在好奇她这离谱的“双标”。她笑着回答：“你喜欢吃就好，其他别管。”

说来也是，有只臭卤髻，就可以做臭豆腐干、臭毛豆、臭冬瓜、臭苋菜梗。这些凡可臭之物，还真是“疰夏”时开胃的好东西。要是能听到汪曾祺《五味》里吃臭苋菜时吸起来“咕”的一声，谁都会流口水。古人说甜酸苦辣咸是五味调和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对于这种江浙人喜欢，湖南人也吃、安徽人甚至还有臭鳊鱼的臭味，却要将其排除在外，是不是也有个“双标”问题呢？

看到那只臭卤髻，我总会想起嘉兴的马家浜遗址，那里出土的陶瓮陶罐中是不是也有臭卤髻；又联想到成都的三星堆遗址，那里是否也出过臭卤髻。但凡陶制容器，应该可以追溯到唐朝以前，不然，哪来“唐三彩”那样高超的技艺？这可比汉代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要早得多了。所以我推断，臭卤髻和臭卤制品的历史，应该是悠久而源远流长的。老婆保留这只臭卤髻，是否也算传承了“非遗”文化？

当然，家里摆着臭卤髻，也只是到了夏天大伏天，才偶尔做几次臭豆腐干或臭毛豆。把食材洗净沥干，分别装进网袋，放入臭卤髻里，过上半天一夜就可以取出。至于其中的诀窍，老婆说，得看温度高低和各人喜欢的老嫩程度，才能具体把握。

臭熟的豆腐干和毛豆，切进些许辣椒，滴上几滴菜油，上锅蒸好。揭开锅盖的霎时，那股又臭又香的味道，像浪涛一样推着原先潜出来的臭香味，涌进蜗居的每个角落。拿起筷子掀起那层薄皮，露出一个个蜂窝窝似的气孔，放进嘴里，即刻化作一股臭香，留下一层肥酥感，也算是满足了对“小时候味道”的怀念。

好像稀罕之物似的，凡是自家臭了豆腐干，老婆总会送去几块给她两个姐姐，她们也喜欢这一口。

入夏已有些时日，我敢肯定，老婆定然还会再臭豆腐干来吃的。

※广知堂

沈应龙祖孙三代小记

■徐林峰

乌镇西栅景区不远的地方，有个“转船湾”，河水自车溪西拐，缓缓流入西栅，百姓称为“西市河”。转船湾东南角有一株老梅树，每至寒冬，天气愈冷寒气愈足。梅花长在一个破败的院子里，但是从屋顶残存粗壮且布满雕花的“牛腿”判断，院子的主人必定家世不凡。附近的老人指着整齐的石帮岸和头顶瓦木结构的凉棚说：“这是老底子沈家的。”又指着河对岸说：“那也是沈家的，老宅在北岸，‘狮子墙门沈’！”

据《吴兴沈氏世系》记载，沈氏乌戍支始迁祖为梁代尚书沈约之孙沈仲兴。至南宋时，沈氏已是地方望族，乌镇几处有名的私家园林多为其所有，万历《乌青镇志》就有沈侍郎百花庄在金鼓桥西、沈知丞故宅在狮子巷、沈左藏故宅在安利桥北等记载。自明嘉靖以降，沈氏有应龙、元壮、士茂祖孙三代，承家学之正，怀济世之心，或仕宦以安邦，或躬身以惠民，三世济民，一门泽乡，为地方治理、文脉传承与民生福祉立下不朽功勋，堪称乡邦楷模。乌镇南花桥西堍原建有“人才际盛坊”，为纪念明代17名镇绅贤达而立，上面便有沈氏祖孙三代的名字。

沈应龙，字翔卿，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进士。初任刑部主事时断案公正无冤情，升任郎中赴湖广复核狱案，为不少人平反减刑。任四川副使时力主征剿作乱的“白草番”，成功平定叛乱。在广东任职时，不仅参与平定安南之乱，处置崖州和万州黎族叛乱，还建议增设武官稳固边疆，让地方得以安宁。巡抚山东期间，推行荒政救下八十余万灾民，百姓感其德，立生祠以奉祀；又合理修缮运河恢复航运；同时设防抵御流寇，提议恢复备倭兵船旧制，保障了沿海与地方安稳。此外，他还曾举荐杨椒山、提拔海瑞等贤才。归籍回乡后，

※江南韵

穿上“婚纱”的栲李

■戴玲

在嘉兴这片温润如玉的土地上，藏着一颗“李子界的爱马仕”——栲李。回溯至春秋战国，嘉兴的古名便叫栲李，那场赫赫有名的吴越之战，也因此被人称为“栲李之战”。从诞生之初，这枚小小的果子便染上了厚重的人文底色。

栲李的果皮，薄如蝉翼，一抹胭脂红隐隐透出，像岁月晕染的腮红；细嫩的果肉，藏着传说里吴越王献给美人的柔情蜜意，每一口都似能嚼出千年前的浪漫。

又是一年栲李季。走进嘉兴市李子园艺科学研究所陆其华老师的栲李园，惊喜如春日繁花扑面而来。几颗栲李竟被精心披上了白色网纱，圆溜溜的果子，绯红外表泛着细碎微光，活脱脱一位位待嫁的新娘。

微风拂过，网纱轻轻晃动，栲李在枝头幸福地摇曳，抖落一地甜蜜的期待。小鸟落在枝头，叽叽喳喳，像在送上最热烈的祝福；蝴蝶绕着果子翩跹起舞，扑棱着艳美的翅膀，也为这份独特的美丽倾心。

这层“婚纱”，实则是陆老师的匠心结晶。作为新品种栲李，怕未熟时被误摘，也为成熟后能精准检测数据存档，这轻柔网纱便成了守护科研与美味的“嫁衣”。

※心之驿

午间一刻

■米需甜

在外头忙到十二点一刻，阳光正烈。回单位食堂吃饭，来回一趟折腾，便想起了兰园路。

馄饨店与拌饭店相邻，我在街边站了两秒，选了后者。进店，菜单分三大列，煎饺、粽子、馄饨密密匝匝，中间才寻着“拌饭”二字。脆皮鸡拌饭有好几种，我细细看了一遍，点了牛肉鳗鱼拌饭。

柜台兼厨房里，两个人正忙着。男的黑瘦，个子高高；女的白胖，矮墩墩。女人不时呵斥：“一个订单要看四五遍，来得及哇？”男人唔喏，不答。柜台上搁着辣萝卜干、咸菜香干、炒卷心菜。我的单子一沉，再沉，这时候走出去，合适吗？礼貌吗？

到底没有走。拣了沿窗的窄位子坐下，窄窄小小的，倒有几分日式模样。窗外有外卖骑手探头：“七号订单好了吗？”女人应：“快好了。”嗯，这个点儿，才七号。女人端来一小碗汤，声音倒比刚才轻柔：“紫菜虾皮汤。”紫

他心系桑梓，曾与王洲联名奏请析置新县以整飭地方治安，为后世乌镇设同衙衙门奠定基础；又拓宽河道成转船湾，便利官民航运与商贸往来。著有《恤刑录》《平番议》《安南议》等，为后世官员的“任上必读”。

沈应龙之子沈元壮，字世卿，号华嵩，明万历年（1573）举人。承父志而入仕，历任湖广竹溪县知县、钟祥县知县，后升任沅州知州。据《竹溪县志》记载，他担任竹溪县期间，以仁政治县，申冤治恶、捐俸兴学，深得民心，百姓在竹溪龙山为其建生祠供奉，由其门生进士欧阳照撰写《沈公祠记》。万历年间，明神宗为填补财政亏空，正式推行矿监税使制度，派遣宦官分赴各地督办开矿、征税。湖广地区因矿产（银、铜、绿松石等）丰富，成为首批设监区域，御马监宦官陈奉初派至湖广，负责巡查矿场。据《湖广通志》等史料记载，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），陈奉以“郧阳府矿产富集”为由，率爪牙自武昌西行，先后巡查黄州、襄阳，所到之处强征矿税，劫掠民财，百姓“逃亡载道，村落为空”，时人称之为“陈奉之乱”。同年秋，陈奉计划前往竹溪县督办绿松石矿，竹溪百姓“闻之若狂若丧”，纷纷准备逃亡。即将调任钟祥的知县沈元壮为保地方百姓，以个人余俸四百金贿赂陈奉，陈奉收受财物后“遂不复西向”，竹溪官民得免矿祸。元壮虽官职不及父辈显赫，却秉持“守土惠民”之心，在任期间勤勤恳恳、恪尽职守，既延续家族清廉为官之风，又体恤民间疾苦，深受百姓爱戴。

及至第三代沈士茂，初名季扬，字彦朗，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）进士，登第后曾任中书舍人，曾主持粤西乡试，后来升任南京刑科给事中。士茂主持粤西乡试时秉持公允，为朝廷选拔良才；升任南刑科给事中后，仍心系故里，于乌镇白莲塔后建朔文楼，朔文楼是供奉文昌帝君的场所，旧时每逢科考，学子们必登

阁祈告，祈求金榜题名，此楼后虽毁于兵燹，却成为乌镇文风昌盛的见证；如今乌镇唯一保存完好的明代石坊“六朝遗胜”石坊由万历年间的湖州府同知全廷训主持修建，坊上匾额“梁昭明太子同沈尚书读书处”就是沈士茂的墨迹，以此纪念梁昭明太子萧统和其先祖沈约在此读书的往事。以笔墨为乡邦文脉溯源，为乌镇历史文化留下珍贵印记。另据《南通州五山全志》记载，明代《重修狼山江海神殿碑记》由沈士茂撰文，根据该碑记记载，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年），中丞王九叙巡视南国，见狼山江海神殿破旧，便出资五百多两白银命有司修缮。沈士茂应狼山把总王扬德之请，作此文以记其事，颂扬王九叙的功德。[晚明武将王扬德，字心抑，别号宛委，浙江会稽人。他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）考中武进士，之后历任狼山把总、粤西大将军等职，天启年间提督狼山，后续还担任过狼山总兵、南京都督府金书。在狼山任职期间，他不仅修葺当地台阁亭榭，还于崇祯元年捐俸牵头建成军山普陀别院，并最初题榜“小普陀”；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纂辑《明刻通州狼五山志》，为当地留下重要地情资料。]

沈氏祖孙三代，历嘉靖、万历两朝，一脉相承怀公心，三世接踵惠桑梓。

注：笔者查阅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王扬德纂《明刻通州狼五山志》，未见此文。此文见于清乾隆十四年（1749）编纂的《南通州五山全志》，作者署“会稽人沈士茂”。按籍贯，乌镇沈士茂当为乌程或吴兴人，不应作“会稽”。然二人入仕时间相近，皆有粤西经历，且沈曾任会试考官，王或为其门生，不无交往可能。通览该志，他篇作者籍贯、字号、官职皆详，唯沈士茂仅注“会稽人”三字，无他信息。疑后世编者不悉其情，仅从王扬德籍贯推测所致。姑且存疑，以待后考。



一日，望着日渐成熟的果子，陆老师眼中满是不舍，又带着期许轻声说：“去吧，去完成你的使命。”当“婚纱”被轻轻揭开，栲李落入盘中，阳光穿过窗棂，给它镀上一层金边，仿

佛为这场“出嫁”送上高光礼赞。

一位姑娘轻尝这颗栲李，甜润瞬间在舌尖漫开。古老传说与现代科研，就这样在味蕾上完成了一场奇妙的相遇。

梯。阁楼里有矮沙发，矮几，沿玻璃护栏摆着两人位。把书放下，去卫生间，台面上散着口红、香水小样，龙头满是水垢。开水龙头，漱口。出来时，两位男士已坐在我放书的位置。我拿起书，其中一位问：“你要坐这里吗？”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下楼对老板娘说：“打包吧。”她正在给一只满是泡沫的纸杯盖盖子。

我拿着咖啡，穿过马路。余光里，拌饭店老板娘端着那只粉色杯子看向街面，也看向我。以后，还是不要轻易尝试没吃过的饭。

到家时，咖啡已经不凉了。我喝了一口，焦糖的味道裹着奶泡，沉甸甸地落在舌头上。刚才那些咸菜的咸、肥牛的腻、鳗鱼的甜，都渐渐远了。只剩这一口咖啡，甜的，厚的，像是对中午那顿仓促午餐的补偿。

我想起那只粉色火烈鸟杯子，想起男人深深的一瞥，想起阁楼上那本书和台面上的口红小样，都是生活里无头无尾的片段。

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吧，你永远不知道等着你的是咸菜香干，还是焦糖拿铁。但你总得推开一扇门。